

梅花草堂集

明

張大復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幾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竒之。蚤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於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曰。今日餞秋榜新郎。座上無金伯闇。意殊不愜。頃退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荅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己見。謂此道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而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竒觀矣。三十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恨意必有物妬之。不意荅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不了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見某面瘦。其容戚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不應以此營念也。

產正溷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南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逃。不無怏怏。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窘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此文情矣。嗟夫。

衛元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於媪。得之。而媪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媪以蓮請贈。賓王中韻云。三千猶是空羣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王形體頹索。好偎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蒹葭。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歧路間。適有巨舩當洲。伏淤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拂。時與孤雁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况甚惡。念江上諸賢。願更夜行。曉起之概。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

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訖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賤敗必淨盡。乃旁挺小幹。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幹矣。今之花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刻也。山多花下。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縷橫逗林際。若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蕭蔽空而下。寒江簑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曩時追逐之歡。流落何許。朝來坐草堂。二孫擁膝而立。楚楚如常。自長抵暮絕。

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期開發。諸有鎔販官。可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料。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肩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開則毋無窮。錢通則子無窮。屯田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濶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如衡吏。遂自驗封。擢即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螫之。世廟怒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視過龍江府部。迎之大瑞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瑞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頓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出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總在戴村壩。某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竇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免令漕船無與河怒。值此又以時運河斷。斷不可易矣。

慶符令嵇先生鑄清強有守。初試如舉。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真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返纜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衣我。挾策詣塾。綫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令抗御史者。自遂其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令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詞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凜矣。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皋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顧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鈇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輯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往。卧榻已碎。

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仰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駭可紿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遂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閣耳。先生攝郎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已獲。復何辭。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於心。湊於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稍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死。故曰。緩則膠。

殺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潔。子謂。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搖首曰。可殺也。我畏彼。彼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

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於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彼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湯然。即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釁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抗。

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偪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為功人。亦不得與推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遠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總兵。恩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謙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團栞坐。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覺摩羅菓。往見三際亦爾。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實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客茗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阨於牧而盡。雖蘖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某植之土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纍纍。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既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覓嵇含疏考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於方為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媪

許媪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醅待給。醅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擒刺。都不自旁。

門入。雖復落落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為五言七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朗可誦。夫人所居。度潔多異微。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夫人喜。祝曰。為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粒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寧。為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詣趙端肅。端肅為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為覆被者。不致□□□□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郎鄭母。晝荻之事。將□有聞焉。

冰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膽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

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固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
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
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昔香山居士。
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女兒不須多
能。又金鑿子猶是懷抱問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瀟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諄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
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
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擗入畫則肖。乖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
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

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浮昱如水淪連。如雉子斑斑。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沙。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溶溶。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否。不如住境。雖然。猶恐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布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布。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贏出位之恩。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櫻其害者。食其利。未有櫻之而不利者也。是故造化斬名。未嘗斬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巷里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禡襪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粃粒餵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櫛沐綻為針紉泔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樞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箱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

陰陽之患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平。狐裘貂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蜜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
二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墳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
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偃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
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價。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
約之塑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樂。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
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
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
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

復有楊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為險句累詞者也。其為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為昔人所嘗為。今之人何鑿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嚮。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爾。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於不可窮詰。而終為天下之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絜善而稱。必有餘譽。節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之有餘。終為人理之不足。

難易

遠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貧賤不移。易富貴不淫。難

戲書

花之光浮。昱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偶讀梁鴻傳。鴻既死。為葬。要離塚傍。曰。可令相近。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俛仰之間。伯還已成陳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齋死。欽愚公繼歿。覺桃花澗水。嗚咽。吳閭簫管無聲。寧堪華亭鶴。復爾寂寂耶。披襟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先輩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塵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言甚善。顧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其人耳。先輩多矩矱。博奕飲酒。雅非閨門之懽。獨王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發聲。先君歸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薜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日見薜如。即未盡者。都佳。夫知

不美之為美如仲書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受之當會座已列觴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願額曰良苦往與大士開門作義獨形影自憐耳某問毛伯王淑士言尊為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之昔郝仲輿自闢門戶幾欲嘔心顧莒州向郝索稿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適耶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彙丘陳行卷暨又千子羅文止費無學諸稿為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遶竹間輒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間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占何啟戶視之則雲物澄鮮冷風粲粲從東北來耳陶周望將發天目夜宿雙清莊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憂之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予乃不便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間

夜無穿街之鼓則間村無驚夢之履則富吾於今日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

煖之處。多發殺機。即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虹光。點點穿窗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復逢其間。

邵家郎

頃見茂齊郎。拱揖如成人。心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家孟爾彰。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魚。惘惘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輸耶。邵家郎生三日。病疫。茂齊憂形於色。懼不免。泡幻戰戰皇皇。汗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鬪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濱湖一措。大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乃爾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厨顧及朔蜀洛黨。戰蠻觸於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若是焉而已矣。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筒。先生列盆景處也。縉仲出百義實於此。某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古。翻空徵實。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某刻。語王又新曰。今

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今有茲刻。恨不攜緇仲義眎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君器仙居沂水於陳橋。庚辰。竒元城於髫歲。丁亥。識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今秋搏風之翮。未數日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閒居。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古樸堂記。

劉思諧

中翰劉思諧。貌如敷。藝多竒偉之識。而必依於厚貲。選中未見此人。其郎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手。需之將自及。思諧與汀州翁善。因是館子。予自知非其任也。為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諧于此道最口有刀。即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適也。少與華珏。徐大用。筮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庵始癸卯予病血日夕卧公亮南軒仲淳為製方與之癸丑仲淳在王子顯許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予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阿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予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惋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甕城為識其語令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即之屬半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不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棋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為門下

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為一時登壇之彦。李季膺則受之思。並號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粵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歛華就實之思。友輩中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既歌鹿鳴。稍似華豔。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慎有妹婿杜子堅。名鈺。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彝。寶色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子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頴公。過存朋友。戒黜僮僕。然後行。里人嘖嘖嘆羨之。士大夫不徹此障。終倒墻壁。張可菴先生有言。貧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涑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既長。則籍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翼祖。貲甚削。中翰為籍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怠。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涑以尚璽之卹。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夢祖忝列青矜。翼祖有雋資。壻於延陵。不知學就否。中翰有郎杲。殊可成進。朱方黯曰。子約氣直上。駸駸欲度驊騮前矣。

檀條

檀條。金山禪堂者佳。甕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逮大功坊青八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湘君

湘君嘗自課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一月。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庭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憤學道。自言我於諸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每旦發憤為之。至則赧忤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庵分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因此自定其操。昔謝尚能鸚鵡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幘而舞。坐客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或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終日達夜。都不知向人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頓。時乃肯下。否即善價。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五文下一字。取贏納之。為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其贏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祚皇甫持正作福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緡。更減不得。裴笑而

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半則不半。滿則須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願不便繙閱。何如裁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雨驟。今留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敦管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於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某愧不能為主。竟談而退。猶復步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人世會合。蓋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是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芟芟居士。許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一鏃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作此身。恰似梨花
經雨後。可憐零落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四句。妾心江岸石。千古
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紅衫子古度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為
李秀作無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鄔善夫索和秀韻。竟日不得一字。非關才少。
正患情多。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
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
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紀老夫傾倒
于蘇至矣。按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已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
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
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美譽渙太過。亦何知言與人迫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
變律詩十九首。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
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

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子美六絕

不學前賢畏後生。是今人通病。不薄今人愛古人。是作家要訣。

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書必不佳。吾欲日誦子美六絕一過。應非小補。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為人作奴心。厭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竄。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筆硯。誓不復作。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自寬。夢神相苦。便發狂大叫。隣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之。亦是一適。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適也。世路惘惘。正若不覺耳。誠覺亦焉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為馬墜歌結云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固是真話却有屠歌兒舞健氣樂天病中詩云病來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疎心總知惟有豫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便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王氏而安福鄒汝光輒語人此事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聞長王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鄒理或然歟然而弘偉精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超乘予笑曰正欲以此事相煩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太尋常但少人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苦耳今日讀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大都如駟虞潛深山。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神廟乙亥冬院試。聞而賞之。是夜破宿荆溪。故周御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理常存。引滿更酌。刺刺不能自休。眾客色動。皆有滿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覲優。競開媒進之路。比周免劣。兼懷肥橐之謀。陰陽鬼賊。莫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宇晝晦。不可謂僥倖。胃子。無關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餞輶軒。業以羣分。圓顧何用談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奸必殺。誰非聚麀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鑿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婦女無餘閒。輿無停。晷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答。殆駸駸在世鑿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診人不活。淚蘇蘇自落。

馬參政

偶經鷄適園西。見馬參政着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參政黑頭謝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黑頭公如參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于廟。甫灌雨稍間。既畢禮。啓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還。潔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椽棟。顧謂桐。吾家世奉嘗於

此往再一百四十年。蘋藻楚楚。幸不置祀。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回白首。割炙分甘。歡爾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鳴一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桃作水紅寶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浮晷。令人不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潑潑耀水上。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

急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句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小以二鼠見。眇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羣鼠。銜尾而渡。然不滿萬。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萬計。於事應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閑閒問朝來不得已一至焉。而勢佃之真具。借職謬進。虹霓曩息。潦倒優伶之肩輿。遮社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圍玉之御。泚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官僕某者。賞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膺絕而死。又有某者。貂帽。戎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鼻息優伶之徒。揚揚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太切。徒義太速。聽言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先生弟能給也。必問其之弟東溪翁。東溪翁如教立辨。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皇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爾。爾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是繫麻裙帶下。又線蹊鈐記。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已得裙是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葬魚腹。于其子之子。孫之

孫豈細故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毋令有不然之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寫竹石。琴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恹悴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適爽有氣。開士中了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為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慧眼辯舌。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為

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予指授方藥。則疊疊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發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水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朱子魚遂偕往。為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甫昏而捷。二兄必欲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豈吾黨多變幻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讐。其為臧否大矣。昔與世

周會王淑士座。有時客作違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者哉。故夫喜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閭閻。里人呵之。先生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婿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怡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俱莊。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鄖陽王公為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被幼殤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巖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

譚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頃翁翁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早甚

早甚思沈銘金適以蔬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螻。去土不盈尺。傳云。螽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縕才

龔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縕。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具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潢家。為二卷。縕才足可無憂矣。季弘脩然有骨。於世多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於先。必有述於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讀書。沈聲遠許。每諫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遠自武林為予言黃真父之善易也。

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懌自言。且可今匡衡頤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鬱鬱無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詭經之妙。人思一嚮。乃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有累蓄。絜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負山而螽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牀頭不乏捉刀人。故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汁。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藝壇之火棗。良非虛語。國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稿不盡傳於世。令十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相家

水到渠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為渠以待水。從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跼立水際。故不減武林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專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參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聞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舟。州遂不知所在。或云大參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綻。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先君命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獨晉唐小楷。褚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僊壇記。識者稱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崇之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畧。追憶前事。紀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茵顛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
宇內道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啜而醒。書
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裡。鬚眉皆碧。王長公龕杜鵑樓下。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領報乞水之便。無甚于此。而某
不知寄罈缸上。少可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也。朝來索
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噉粥想。喘思茶耳。而不念及泉。此何故歟。僧
孺曰。為懶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

得李常書

甲辰別李常。丙午。李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
愚公之客毛克甫。以李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間。一面一

容三使五書。而李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李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綸川先生之訃也。孝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備。奉祀之青衿子弟。樊家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東婁王緱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橘為諸生名士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歡。吾黨小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械而讀。若有得焉。進使者叩。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朗。若有得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十三年。幸與侯之弟李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柳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詣。可喜。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某草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伯捲簾晝卧。聽事忽覺。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
敗。故自號曰梁生。馮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如斯人不
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蜜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
風颯颯。從東北來。與歌音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闋。不覺大醉。蜜緯得戴顯
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
一二別耶。然今日甚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下。覺步步
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宅闌闌之間。老屋闌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
今殆東昌屬矣。昌東□□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某詣虎林。周李侯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李侯載酒徵歌。觴予湖上。雖復絲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將。襟問五雲去後事。李侯唯唯然。時有伶人李九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相遭。某為傾耳。李侯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顧道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印持子將無敢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寶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豔焉。今年戊午。爾尊為置一架。予草堂候。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孟尊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李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擢船即鼓柁而至。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浪豪既就擒知是與王文成指授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妹婿也。郎生繼武見眎。文襄遺像。是十三聘童子科。乃至出將入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流。其裔孫楊九華家遺文剩板剥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試卷。辨爽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

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往往昌遂老友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左右之寒煨饑渴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書之博大殷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千載上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妻子柔繼之頡頏一時王翰林辰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唐與婁故亦重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靈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矣鄭開子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生活于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卜居練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覯者哉偶念李繼仲侯豫瞻兄弟

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曆甲寅秋仲。

發蒼溪

乘夜發蒼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廉吏。安所得精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情。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啜兩甌。侍兒皆飽噉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昧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窪然。問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守名

吾廉

徐娟漂手拂簪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麴部金淑真絳桃玉藥愈麗愈妍倚
梳情多不堪滅燭張美昂藏脩遠意常獨步如渺繚孤鴻樓飛不定鶯花寂寞賴有
斯人。

杜小章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游衣裙布直令紈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

花零落便有深閨自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侍兒春愁是周霏霏八宮語。

褚溫卿苔雲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
染緇衣雜綺坐而貌宇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溫友又曰
不交褚仲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閒適意及之凝眸一往無所關說其婉嫵天性也嘗居
郭南草堂披籍梅花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始貌如花光豔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作梨花舞便身猿捷令人有魏
博間想居恒以翰藻口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數子語蓋低回不能去云豈非以其神哉語曰惟色損廉予故自信

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李弘相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江千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敝敝。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淑步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缺向人。此可恨耳。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某朗秀可喜。大有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歸一闋。再喘再唱。竟作廣陵散。藤花村石。欲名西州門矣。

趙瞻雲

口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昨催灝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老布衣也。至今文肅公自題畫像。必引瞻雲之言為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魁蒼

魁蒼面目嚴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悴悴欲盡。爾尊移玉螭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螭于北。剛一步許。意雖萌不悴也。今忽成陰敷。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籠。夏雨灑灑。

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颼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憩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房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滌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睨人垂垂欲笑。與李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踈籬綴雪。浮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巷。問楝花所在。陶去亮云。橋斷不可渡。李弘曰。僧蓋斷橋以絕遊者。偵之果然。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裔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琴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李弘方黠。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倦。久之入關。小憩景德寺。一片空明。龍燈無火。為誦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頽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齋辦香謁廟。參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遂行。過半山橋。初聞雞鳴聲。道上行履特特。廟火熒煌。一燈黯黯。制亦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嶽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担候門。呼予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啓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雲磴。問武安守宮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隱隱。與磬效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脇望城外茅舍。著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淳。今夕故佳。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還。

勝林

勝林長老。疊趾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也。泉頗幽潔。不類往時。林云。故有泉甚若。吾度殿之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楮數株。植口二年。今盛敷榮。子纍纍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三賜紫衣。度嶺謁憨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證人也。眉宇開豁。酬對更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與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忍壽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傾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臥夜半捷發有聲僧曰爾恐我耶爾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得之主爾無命矣爾第入質明相遣其人伏地請死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小不失為人否者亦

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
事。袁石公嘗閱書。盡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待爾彰。稍知文句。攜之偕往。今
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註誤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
不聞睚眦之隙者也。同里人譁然。究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陰王新宇
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
得情性云。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橐。洗矣。物聚則散。故不必其入
者之悖歟。又况乎丁必散之運。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於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竹妙也。予雅不知理。觀梵作。覺
運腕使筆。都成三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考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鳳餅。紫茸驚茅。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具口鼻。顯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將毋悒悒耶。此老以汶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飛湯火間矣。然念孟夙在慧慶。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彳亍而行。雨益甚。孟夙驚喜出迎。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飲冰。五內清澈。

至誠

破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古之冤。自恨未經煅煉。忽盡償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自處不競之地。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虞生視某如覩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王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紅荊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苻巖之沈氏朱氏。絕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搬涉。其韵愈勝。某嘗問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領之。低頭微笑而已。嘗客蒼雲間。更數寒暑。為人鷄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雲卿。亦及侍文待詔。口南碑版。無問頽剝。破塚豐碑。小礪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譖。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時。買金鷄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寂。

調謀

庚申二月念三日。夜。余聞謀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矣。帶夢扣扉。鑲古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者。決存。孫氏情詞挺挺。殊有丈夫之槩。爾時酸風殘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燕地霜飛。齊臺風襲。故知迫窮之狀。必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為令。袁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邏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池。舟既不得行，邏者即資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鄉山人，駕巨舟，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纍纍出人間矣。每盜置一革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能到。

白釀白筴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肅為人書扇，問是張芝山白筴否。張家筴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勲劉玉臺。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檀持一筴，美而淨，展闔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

小民持錢入市。抵暮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疢祈禳。市空無所得。雞猪鵝鴨造物者頓挫斯民。母已甚耶。往時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憊。而朽腹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詭良民。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閩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來又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蹴踏無餘。閣中橫廣十大。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藉。使人見之出涕。孫氏既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竊寶珠於屋梁。梁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繫絕。珠燼而屋不敗。此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為是歟。光宗元年記。

秦昌初

秦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拊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歡慶掩涕。如喪考妣。

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贖。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闕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筭狹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己卯領鄉薦。丁己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己未讀避暑社草。致有格力。泰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孺允兄弟。能蓄能讀。為一時大雅之冠。周于舜多買法書名畫。樽罍彝鼎。藏凝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豔富贍。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訖。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繞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蓄。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槩。蓋何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泰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如菽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夙語。而爽然失也。孟夙以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攜行者拙。成入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十里。僧孺躍然曰。即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帶稍雜。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遮移時而去。風景不殊。山河遼邈。其時倦遊後。念都。不及二十年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默。都不欲見一人。偃臥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即沉酒。不肯言醉。望五而瘳。酒瘳也。傷哉。泰昌元年十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疎雨墮瓦。獵獵忽聞其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剗肉成瘡。高峰祖師有言。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桴也。雖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嘆。自證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又業起股之法。又因賢者不肖者。翻出經始昌喪二節。以寔証虛。頓挫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曹子

曹子芸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頡頏。必有酒肉。在家左右。或鄰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曹子所欲與。針銛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蹤。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傲弟。程子曰。觀書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尋龍捉脈。便成鐵案。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行。土人結蒿為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稍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為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暖日曛。晚來爛開三百許莖。

臘梅

臘梅爛開。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暗想海潮庵。尺許黃玉。忽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敷蕪受敵。不能勝根本之寧息也。頃在婁東。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久。遂信今世。故有死生患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并後題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間。簷溜滴瀝。星銜刺人。盆梅點雪。白石几番作鶯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弇山

過弇山訪王錫之。循牆而眩且仆矣。賴擔夫免輿歸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都裂。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繫墨行歌。輔卿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徐玄

名來戴子名竹輔卿宋
姓名子相李鷹名文翰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日有力。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於臘月非獨旦晝紛紛。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夜夢柱下史降。予草堂端然持誦。緡縶紛委其傍。豈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縶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性情語言舉止。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然。路逢顧甌寧。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蹣跚。笑容可掬。雞鳴夢覺。猶有條暢之氣。戊午己未。甌寧孫錫時聯第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紳薦於鄉。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螫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雞為黍。延子上坐。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於流涕。予心藏之。事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里閭。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撫狄樓雲之遺孤。皆非

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弔者千二百有幾。迄泰昌庚申。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臘月二十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綿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欲有為。肯任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鄉。灌。姿。陽。汶。川。綿。竹。皆。有。興。革。惠。政。退。老。於。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裔孫。漸露頭角。故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所時有。然多及其貧時。爾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

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陡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為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餽時景色。為之慨然。

撫掌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戀戀故舊之思。某謂仲豪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仗天飛者吐氣。仲豪領予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莫逆者十人。無何伯符病沒。孟文早逝。二狄相繼淪亡。元倩賚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故人。獨仲豪與叔顯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泰符貴。笑傲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僕耕硯。端自給。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為於此。捲簾長嘯。寒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供撫掌。

除夕

蠶鳧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獍惡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性不道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潸然流涕。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挺自

信。殊有丈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婿葉蒼蘅。夫妻相賓也。心獨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也。伯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粧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貶不一歲。洗其奩粧。又多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予而有吞吐之色。手羹予。淚蘇蘇沾羹具。爾時心獨憐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辱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啟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柚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歷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場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恠於懷。問其年亦

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不得。

人曰

泰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於大樹齋，將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僧寮，聞寂齋廚索然，跛行者為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盂，菜一器，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於此味何如。阿昌曰：將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而去。

乞梅花帖

乞梅花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十三日某從樓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臘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凡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適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爾。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而知其解。其顧盼疾也，不與作

緣而知其妥。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纔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於心。亦便了然於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所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純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廓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其大如盂。瓤闊厚多液。香甘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往爾時方有向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詣。今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某曠世逸才。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從何知之。答曰。口之賀對揚許某。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柏間物。淹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刻。且告兩先生。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篋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玳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紈扇以紈蒲葵扇不可捲。王右軍為姬書蒲葵六角扇是也。今之扇篋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若尚蘇州。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窪隆。揮之純然。見外舅顧孚承家有陳白陽手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州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器皿畜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尺。庭中母雞哺數子。喙距宛然。不礙庭廣。其致圓根。踈骨。闔闔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於徐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

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秒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莫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於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畫。頗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疎宕。文待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二十五日。

病

首倪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於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瘠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祟者亦病也。或曰。不如勿卜。即勿卜。當必爾。然則當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書曰。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卿大夫有一於身。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生死之籤絲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絲者。

備引

往聞弇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實。吏部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必盥手焚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實式臨之。然後敢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於志。至生平交遊所及。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摠發閨房之秀。以備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參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爾尊念某在病。贈以貂帽狐裘。某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用之矣。而

十指如水呼吸成凍寒矣哉哀矣哉憶昔戊寅之冬可謂祁寒飛霜沾樹水凌憂憂然謠云甘露時某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躡躅行日不數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蠕若矯翼者諦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水出之以為一笑歸語先君草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於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特峭與王元乎垂簾坐噓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既放衙酌北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有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乎今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京將築室而老焉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琴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

知此娃無所不先彼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疏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翻局。

求生錄

許約疎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參士昌為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即宦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於世無疑耶。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皇者。欲何為乎。約疎名復。萬歷丙辰進士。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遊自老。其即蚤有譽於天下。殊可喜。衷一名滿天下。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鹿嘉社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祉卷頗似當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辨象。無所不覈。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苦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眾口叟叟噪之矣。晚歲布衣履舄。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黯然涕也。年深物化。迄於今。治喪者猶稱周禮云。其子曰堯瑩。為唐尹壻。以錫刻名四方。說者謂不減章簡甫。梨棗之役。獨推唐氏。今觀堯瑩之作。駸駸青尚於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桃蠟。無非奇外之觀。覺珊瑚火齊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芒不可睨視。

顧叔來

啜茗載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衡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名禹錫。次文衢。名禹範。長公和而流。次公

詎而則。李公嚴而不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斷非今世人所及。竟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落諸生間。雅好吟咏。純以詼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曰。季公死。葬殮不具。其妹壻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秃。意甚怏怏。而若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備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某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茗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紅旗下走耳。馬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王令則之試而不過於時。疊疊不休。穎豈有斯人也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絕愛之。攜入徑山。嘗自言吾於

世無所不舍。獨此石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山張雨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貺某笑曰。咄咄。孟夙。舍至是耶。歸卧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梧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倩以疾告歸。常熟懼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悅然再記其事。天啟元年秋九月。

寫蘭

秦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既不值。則典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葦。某笑曰。古白在山。何得葦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儔。徒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己又自訟。弗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窗。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悒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昕夕依依。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聚散。

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悒悒。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錫世畧。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餽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揮刀不輟。更大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力。此殆不可晚也。

周和仲

周和仲鼎脩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衡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勿往見。俛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為人挺挺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輒語人。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踈豁之觀。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盛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四姓舍宇

巋然獨盛氏無存者。懔然久之。徐幸之曰。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寂。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谿人。名庭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恂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器。致有膽氣。可作大俠。與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負興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子問故。季弘曰。但如向者。提一革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賣之所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

計輒市酒肉持歸。遇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筭登殿角。剗削苔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剗落。自婁東來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遍及同舍。無所恡惜。天啟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襍被而寢。質明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讀者輒失笑。索解人。正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敷年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領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為孫。而婦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及。提攜周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敷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敷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綫。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

東莊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為吾鄉代通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誡其家人輒曰其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近天休能使馭且死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乎天啟癸亥長至日予見培於南城里第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嫗一蒼頭屏息候俟予雅重之是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興堵心瞻江都蕭毅心言其事共相嗟嘆謂孫家郎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為培聘名家女會鄰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者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孤脫釧易穀以長以教又能卒葬玄錫夫婦及庶祖姑凡五椁楚楚如禮家眾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於王夫人存孤藏椁王又不及培之成立而死此其際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沒迄於今家老夢易實與有力焉

衛橋

衛橋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盡矣乃不知正以香脆為佳吾每試衛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沾滯切切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天綃煙沫濺射如霧

着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髓墨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橋通不俚。衛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回瘥已。速令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鎰。揚揚而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復可踪跡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減閻李。近聞其追覩周萊洲事。甚奇。自該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宣。

楊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達於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開禍。情叵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寥寥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嘖嘖稱先生法吏。法吏曰。乃不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署嶷。多善政。有深德於民。予不能悉。純憶昔亡兒桐。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真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

生終不然之後以註誤遷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為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翥。號卷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弘祖之振作秋圃晨機圖。以奉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奇骨。聽遊五嶽。每歲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縷縷。機杼聲札札。達四壁。母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誦所課章句。相視愉愉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圖見。眎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顧吾念之。昔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所不及。然皆載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而君攜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請行。母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今稱母慈子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子理。向平之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人能幾予眇。正賴振之豁吾視書以問之。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必不佳。何則。矜名者不旨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辯則辯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子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着禪襪。聞啞啞有聲。元朗使人來報。丹陽王礪恆適至。君無恐。頃之。礪恆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一兩。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真盆中立。舐之。酒少許咽下。三舐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舐之。息矣。後七日。納涼容安軒下。忽散散如瘧。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痛不可堪。凡五日乃

漬。意思輕脫。有蹇社者。跌觀之。據牀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罇。敷而飲。既十日。楚甚。不可痛。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汨汨然。達於腹及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曰。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於此。驟跌必驚其神。予昏頷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汨汨聲稍上。乃達於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而發。何有傷逆行達於背者耶。醫云。一句可了。火是己。就玄坡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減。端陽次日。與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蹶。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啟四年。凡五甲子。吾鄉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乙丑開科。榜進士。次項璉。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士。陳奕。朱旻。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張申甫。正德。戊辰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申。徐樊。徐永年。李維楨。王憬。

凡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士。前後鄉薦共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七人之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祭一人入泮耳。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祭以眇孤。依寡母。顧氏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於人世之外。嗟乎。以其人則賢矣。以其時考之。則世家矣。感時撫事。為之三嘆。

住心

王孟夙識性高。達不樂塵鞅。敢展一官。決然捨去。斯亦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是安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兩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至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羣。而其子欽。率禰衡之性。犯米顛之癖。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口。陽豔輒殞。猶如衢曇。斯亦難為孟夙矣。孤孫祭。八歲喪父。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緗。應在此子。就使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夙可以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關。致於唇舌。某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侯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

祀名宦。解署利字。至今多載公名姓。而考之邑乘。但云以文學飾吏事。為政廉敏。留意學校。嘗修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坟墓。子孫怏怏久之。偶閱漢陽李愚公東甌條議錄內一款。看得永嘉先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參。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猷於中外。垂型範於簪纓。七典藩封。不著茂烈。戎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揭霜嚴。方畧創岷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培。而達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伍項旻。先朝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童生項君珽。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兼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安郭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甌。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於太倉周氏。溫茂寧粹。可以想見。

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小像冠其首。故不知於周氏所藏何如。然雍雍氣象。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里。為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楊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不可不問而知其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費令游山。豈其簿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衷之語。有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務國時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為崑山州學政。是為弇州族始祖。姪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姪長而叔次。長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姬往視之。走死句容。趙氏族與長婿。閔次贅者亦從更其間。因之為利。兩婿大閔。久之各別族於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

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秩。京兆名執禮。

臟腑習氣

劉思誥好服人參。乃不減。顧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畧與繆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算。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於子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於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臟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黯自蓮子峰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峰頭當喫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楨。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於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為。私螫之矣。適廖行學。詰吏遇周於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捫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季春芳等。冤訴當道。時耿御

史判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於崑則為鄉鄰之鬪。何須被髮。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兩人諸生。取後總南臺。張始得復。而季不逮矣。說者謂鄉鄰之喻。於法甚確。蓋前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取名定向。世稱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噉南方之果。罕儷之者。去歲六月一日。若致楊梅。其圓美。予噉不下二十許枚。自誇齒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時。予自四月朔。懼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含胡下咽。而於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主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婿王內翰家食。訖則必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陽永叔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嘗得於有力之強。蘇子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撫掌一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得如居東巽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絜其最圓美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漿。無為於室。聊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柳生

詣天役觀柳生作技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作此言索解人正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礙人而一時譁張者昂之卑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侯掛冠日忽過草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口一日有鸞鳧者放船中流縱鳧江上手持一冊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無所忘失

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間人先生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目。金義稍溷。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義願溷。徒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悚服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於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窗絕壁。摩雲插天。故云。此所謂貪天工為己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韻雪。雪加韻。猶之乎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窗間陡壁。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械一篋。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問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痂者耶。讀董侍郎鄒憲使眉公友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噤口不復措一詞。獨聞西安公造修微。眎以集。修微嘆雅道既興。駭宗未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叔詩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

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同抱。焉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寞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卧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憶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分拖帶。顧前瞻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即楚楚兩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湖水正新。龜魚波浪濶。安度有觀音。偕來供放生者。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恆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啟。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鷺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點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鬻李弘朱方黠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故嘗以一綫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稻聲。草煙蓬蓬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血損明。喘喘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患三瘧。飢飢一月。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兼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舌不敢應。孝先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瘧粗損六七。明年己巳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怪溫室好服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如何耳。孝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落。而更不能得之。談玄者。私心怏怏。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天。衣鷄食糲。曾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猝不損其操。其徒有

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識其壁。

堯封二僧

堯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己巳春日。尋周旭初小閣。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餉。且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參湛公龍洞時。方結圓覺社。顧筍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嗽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絕。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雪。鮮麗奪目。卉中奇觀也。僧能殊。相傳是趙宋間物。春夏花葉

密於秋冬。輒有蟲蝕之。幾半。故所得花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薔薇。并月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豔雅婦人老於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睨其根株。不甚蟠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隱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去人漸遠。自為一籬落。獨與生生之氣相舒濯者乎。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窖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饘粥。己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吏告帑金不縮。亦無公事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窖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既百年。窖如故。萬曆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岌岌不守。有知其事者。白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即其特宦。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聞。願相國窖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感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

也。心術未壞也。昔聞魏東溪廳事左荒塚巋然。令造之。問何不券。東溪曰。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知東溪宅。至於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忍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郎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憤之性。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子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燈草一記。後不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於其子不能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兩年隔截。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個儻。倍蓰曩時。其述東閩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竄。玉堂金馬之客。自閩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

猶是男子行徑。獨其魚軒沉寢。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洩漏春光矣。竒哉。振之語我。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試。便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事。姑俟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終